

万象文库

长篇小说

空蝉

李晶磊 著

爱情、友情，在这本书中都如蝉鸣般
清激而空远。作者用平静的笔触叩击
孤独而又挣扎的内心，对当下青年精
神与情感世界的思考平淡处见深刻。

海外借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万象文库

长篇小说

空蝉

李晶磊 著

爱情、友情，在这本书中都如蝉鸣般清激而空远。作者用平静的笔触叩击孤独而又挣扎的内心，对当下青年精神与情感世界的思考平淡处见深刻。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蝉 / 李晶磊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8. 2
ISBN 978-7-5115-5271-6

I. ①空…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8403 号

书 名: 空 蝉
著 者: 李晶磊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万方正
装帧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09 65369846 65363528 65369512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533

网 址: [www. peopledailypress. com](http://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82 千字

印 张: 8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5271-6

定 价: 32.00 元

序言一 爱情或死亡

一般而论，一本小说的时间跨度长短不一，长者可以轻松跨过数十年，短者——如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也可以仅仅展现一天中繁复的细节。但《空蝉》不同，时间在此书中不仅仅是均匀地缓缓流逝，而且成了书中重要的因素。作者特意精心安排，着重突出的季节成了书中最重要的时间背景，这在大多数小说中十分罕见。这是一本有夏天味道的小小说。

小说以高考结束后的六月为开端，“我”在考试结束后独自来到日本留学，意外认识了日本姑娘林子。小说的过程也波澜不惊地展开：两人慢慢熟悉，可“我”一直没能积极回应林子对我的“情感”。林子大胆地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渴望，释放了自己内心强烈的感情。然而，波澜不惊的海面下暗伏着巨浪：林子示爱无果之后，突遇车祸身亡，只留下了凄凉的“遗言”。是纯属意外，还是主动地选择告别这个世界作者并未交待。整个故事恰好发生在一个夏天，她如同夏天里热情鸣叫的蝉，度过了自己短暂的一生，仿佛预示着林子与夏蝉共同的命运。

林子有着很明显的性格特点，爱恨分明，想爱便爱，绝不犹豫。她就像一片藤蔓。当还是种子的时候，安静沉默，只是认真而充满好奇地探索着周围的世界。可这只是暂时的，一个生命，不会甘于永远潜伏在地下，她拥有向上攀爬的本能。火药已经填满，导火线已经就绪，那便只需要等待一颗火星；种子已经种下，土壤已经浇灌，那便只需要等待一缕阳光。

在飞往日本的候机厅，林子见到了坐在餐桌边的“我”，于是火星产生了，阳光照下了。破土而出的生命，以极快的速度生长着，要求更充分的养料。林子需要更多的接触机会，需要爱情。到了日本后，林子主动把自己家闲置的房子租给了“我”，又常常约“我”外出游玩，甚至连采购员一职都主动担任了。此时，藤蔓疯狂地生长，攀附在一切它能够抓到的事物上。这种感情，或许只是生命的本能，但林子把它叫作爱情。爱情到来了，也缠住了林子。英国大文豪毛姆把这样的感情认为是被动的感情，是对有人需要自己的沾沾自喜，认为女人们禀性善良，喜爱虚荣，因此便认为这种感情极富于精神价值。可爱情的热情就毫无价值了吗？并不是，读完小说后的我们相信林子要求的是纯粹的爱情，而非毛姆所说的虚荣。唯一的问题便是，这样的爱情需要热情的反馈。一旦种子破土而出，没有养料就是死亡，一旦这样的女性陷入爱情，不是爱就是死，两者必居其一。

可是，藤蔓匆忙中选择错了对象，它没有攀附到一棵有生命的，能与它一起成长的大树上，相反，它攀附到了一面看着高大，却毫无生气的墙上。墙垣虽然高大，能够提供攀爬所需要的

空间，但没有生命的它终究有空间耗尽的那刻，终究会破败倒塌。得不到情感上的反馈，那时的藤蔓就只能跟着它一起死亡。

“我”在文中出场时便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自己情感的形象。父亲因受贿被带走后，“我”只是简单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没有陪伴母亲走出这段低谷，反而提出了尽快去日本的想法。到了日本，面对林子的情感表露，总是避而不谈。一味选择逃避的“我”并不是全然没有感情的机器人，从一开始认识林子时的板着脸，到最后两人在公园里接吻，“我”的感情也同样在加深。只是这种情感是被动的，就像你倚靠在墙上，自然能感到墙体对你的支撑，可当你站在它面前，它仍然保持原样，不会主动拥抱你。林子对“我”的感情得到的回应更多的是“我”的愧疚之情。可以说，“我”与林子在爱情上的态度截然相反。一个渴望爱情与养料，另一个，只是被动地接受和逃避。炙热的火焰遇到了坚冰，假以时日，坚冰终会被火焰融化，可是，越是炙热燃烧就越早耗尽自己体能，它能在今年夏天结束之前融化这块坚冰吗？

夏蝉那样地用尽全力鸣叫，仿佛没有明天，最终只在夏天结束前留下一层透明的蝉蜕，仿佛为了让世界记住它曾经美丽的样子。“我”的出现可以说推动了林子最终的命运。林子的前男友木村已经给她带来了一次伤害，她已经无法承受第二次失去爱情了。正如林子转述木村的那段话：“‘爱情，一开始你以为是对方的馈赠，最后才发现是无止境的高利贷。’还说什么这世上总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爱的饥渴，第二种人是爱的恐慌。他快成为

太宰治《人间失格》里的大庭叶藏。胆小鬼连幸福都会害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有时还被幸福所伤。”林子是爱的饥渴，而木村与“我”则是爱的恐慌。两类人犹如两颗行星，有着各自不同的轨道，注定不能平行而前。在某个时刻，两颗行星在无边的宇宙中靠近了，其中一颗想要打破自己的孤独，挣脱轨道的束缚，而投入另一颗行星的周围。可是，她没有想过，一旦挣脱，就无法回头了。另一颗行星无动于衷，毫不理睬她的献身，继续航行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而飞出原有轨道的行星只能飞向远处的黑暗，最终毁灭。林子的“遗言”或许就是对自身命运的最好解释：

在这个世上，秋天已深了，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秋已深了，夏蝉也该迎接它自己的归属了。

小说并没有刻意将故事套入夏天这个因素，但是书中对环境的描写非常生动，在阅读时似乎能够听见窗外嘈杂的蝉鸣，能望见屋外那一片清凉绿荫，让读者身临其境。而林子与“我”之间的对话更像是一场诗会，处处可见诗意。从两人刚开始时的猜歌曲，到之后的指导书法、说台词猜电影以及最后的在林子背上作诗，都能看出浓浓的诗意和情意。若单独看这几个片段，读者或许以为两人是情投意合的恋人，正在甜蜜地调情。我以为下段最佳：

“哎，浅川君，会作诗？”

“以前写过一些，你不是也看过吗？”

“那赠我一首可以？”她边说边拉着我的手。

“嗯。写哪里？”

“就写我背上。”林子面露羞涩而又俏皮的微笑说道。

“呃——”

“没事啦，等一会儿我再洗个澡冲一下就好了。”说完她背过身去。

“是你自己说的哦。”

“嗯。”

林子褪去那件薄如蝉翼一般的冰丝睡衣，安静地躺在那里，露出如同羊脂白玉一般雪白的背脊，柔软的身躯就像刚刚蜕壳而出的蝉蛹。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背上，如同盖上了一层细纱。

我略沉思了一会儿，拿起笔，第一次在如此柔嫩的“宣纸”上写字。

“好了？”她问我。

“嗯。”

“给我读读。”

“我熟悉你，

熟悉你缄默的笑意，

熟悉你眼角的泪滴，

熟悉你在我耳畔的细语，

熟悉你每寸肌肤的纹理。”

淡淡的诗句流淌出丝丝甜蜜，从中甚至不难一窥作者平日的雅兴，就如与他面对面交流那般，这正是一本优秀的小说应该具

备的能力。

小说以爱情为主线的同时也探讨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家庭以及学校的教育方式、夫妻之间的沟通、大城市中的生活等等。如果说小说的爱情主旨是干，那么这些问题就是枝，不仅装饰了主旨，更加升华了小说，让小说的深度更提升了一层。

闲话且按下不表，让我们跟随作者的文字，去感受夏蝉绚丽而又短暂的一生吧。

汤安津

2018年1月3日

序言二 孤独：追寻与迷失

如同一整个夏天的蝉鸣，划破夏日沉闷近乎凝滞的空气，整篇小说并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就算写至死亡也毫无激烈的情绪撕扯，一切在平静中酝酿并发生。

作者以浅川和林子的感情为主线，探讨了浅川、林子、木村三个来自不同家庭的年轻人在时代的洪流中孤独地挣扎的生存困境。浅川和木村试图以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态度逃避社会，却依旧无法逃脱现实的旋涡。而林子，尽管她热情又开朗，但这背后却是一样的孤独。作者在探究附着在这些年轻人身上的孤独感时，并未刻意求深刻，而是通过讲述一个带有浅浅忧伤的故事，将这个时代里生活的年轻人与恋人、家庭和社会三者的关系，以及最终与自己内心的关系向读者展开，让人深思。

小说最初呈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浅川为代表，他害怕与人过分亲密的关系，与人交往他觉得没有必要，甚至局促不安。或许我们可以将浅川与父亲之间的疏离作为他不愿与人交往的一个很大原因，这个被浅川形容为“曾经令我恐惧，如今让我

羞耻”的父亲，正是他情感上跨不过去的一道坎。当浅川在父亲出事后看到5岁那年的全家福，那种熟悉感带给了他莫名的难受。我想他不是恨也不是无情，只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不知道如何把封闭已久的内心打开，于是他选择逃避。对浅川而言，逃避不仅仅是从中国逃到日本，更是将自己深深地藏进自我的世界里。浅川与家庭的关系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与别人交往中的困境。小时候因为父亲的“顶替事件”被同学议论，浅川开始变得敏感又自卑，他在疏远自己父亲的同时，也疏远了身边的所有人。也许对于浅川来说，与人亲密的关系会暴露自己的弱点，躲在自己的世界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同时，父亲对浅川从小的严格要求也适得其反地造成了他对外界一切都无所谓性格。浅川从小厌倦了与人比较，于是他更愿意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外界的一切对他而言并不重要，甚至是他想要逃避的。可是小说的精彩之处在于，不管浅川再怎么逃避人群，林子还是走进了他的生命里，他再怎么努力筑起来的高墙，最后也因林子的突然离世而轰然倒塌、破碎难以修复。

然而在高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浅川并不是个例。小说中的日本青年木村与浅川有着相似的性格。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渺小的个体置身其中，面对川流不息的人群、车辆和绚丽虚无的霓虹灯光，更容易感到迷失。而当一个人清醒地看着自己在这样的城市里迷失的时候，就越发地孤独，他们已经不再期待理解，因为他们早已决定将自己围成孤岛。正如浅川说的，“哪里都要面对人，面对那么多陌生的脸孔”。也许上一代人很难理解为什么

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会对世界感到如此失望与疏离。我想，首先，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没有上一辈人最在意的吃穿的烦恼，于是他们自然更注重内心世界。小说中的浅川和木村都有着不错的家境，不必担忧物质生活，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他们身处繁华的都市，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使他们觉得自己与周遭世界格格不入，他们便更愿意选择抽离，让自己的世界不被打扰。

但小说里人物的所有挣扎，最终都回到每个人与自己内心的斗争。不论是爱情、家庭，还是社会，一切的关系最终都会回到自己与内心的关系。一个人以怎样的姿态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如何自处，如何处理自己和内心的关系。浅川拒绝了周围的世界，喜欢并且习惯了独处，在独自一人的时候练字、阅读，不会感到无趣。外界于他而言都不是那么重要，他更在乎的，是与自己的内心共处。但林子不同，她的内心世界是需要陪伴的。林子的热情和开朗似乎是对她自己孤独的掩饰。她所追寻的日常甜腻的爱情，可以给她所需要安全感，驱散她的孤独。可她爱上的人，不管是木村还是浅川都无法给她这样的爱情。反而如木村所说，他们两人都把林子一步步推向了孤独和绝望的深渊。浅川和林子两个高度孤独的生命从一开始的相互吸引，到最终因林子突发意外的天地永隔。是悲剧，似乎也是命运的必然。

所以，身处繁华都市中的年轻人，如浅川，看着“一幢幢灯火辉煌的高楼如同插在夜晚荒野坟头的香火”，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着？《空蝉》便是透过浅川、木村、林子的故事，解读这一

代迷茫的年轻人在都市生活中所遭遇的情感与精神困境，他们为什么对一切都无所谓？他们为什么感到孤独？他们为什么想要逃避现实？

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硕士 徐蕾

2018年1月2日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26
第四章	34
第五章	47
第六章	61
第七章	74
第八章	84
第九章	93
后 记	106

第一章

那年我 19 岁。

2011 年 6 月 7 日，我参加了那场所谓“关系一生”的高考。9 日考完走出教室，校门口堵满了车辆和前来等候家长。几个考生还在谈论这次的作文——《拒绝平庸》，我不禁摇了摇头苦笑道：“今年作文的出题人是故意来揶揄我这种人的吧。”然而想到烦闷的高中生活总算解脱，也算舒了口气，如同交完差事的衙役，略带轻松和兴奋地回到家。

“浅川，”母亲见我回家后用低弱的声音叫住我，然后急忙用袖口擦了下眼泪说道，“你爸被带走了，是今天下午的事。”

我心头一颤。

“他是为你去日本留学才收了别人那么多的钱。他原本不是那种人。”母亲泣不成声。

我递了块纸巾给她。

“你要理解他，虽然从小到大你们父子之间总是如同陌生人，但是你爸爸还是爱你的。因为你去日本读书要一大笔费用，他

才——其实我早就提醒过他，不要和那个做医疗器械的王老板走得太近。”

“浅川，以后你只能靠自己了。”母亲说着又哭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不知道是因为自己担心出国后母亲一人在家，还是毕竟这个人是我的父亲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

仅仅几天后，小区里很多人都知道父亲出了事。我不敢去学校拿毕业证，怕同学们讥笑、嘲讽。之后几天我都没迈出家门一步，即使下楼倒一次垃圾，都感觉周围有无数双眼睛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母亲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心理，替我拿回了高中毕业证书。

“四处打听，但暂时还没你爸爸那边新的消息。”母亲焦虑而又无助地说。

“哦，我想尽快去日本。”我低着头说。

“现在还见不到你父亲。妈妈想再等一等，如果在你离开前见你父亲最后一面最好，然后你再去日本，到了那边小朱阿姨会给你找地方。也帮你问过了，语言学校要10月入学，不好那么早去。”我注意到这次是母亲少有的在涉及我的事情上没有用商量的语气和我说话。

“我还是想尽快去日本，越快越好。”我抬起头看着母亲，用坚定的语气说。

“浅川，哪怕陪妈见你爸爸一面后，就送你去机场可以吗？”母亲用低缓而又近乎哀求的语气说：“他毕竟是你父亲，你是他的骨血。”

我感觉眼里有些湿润，沉默了一会说道：“我还是早点走吧，不想每天一出家门就看到别人那种眼神。我快要崩溃了！”

母亲终究没拗过我，确切说终究溺爱了我。五天后的一个中午便给了我机票：“请小刘叔叔（父亲的司机）替你买的明天下午三点的票，今天你收拾下行李，明天我们送你去机场。”我接过机票，放进皮夹。一顿中饭母子两人再没说一句话，就像以前我和父亲一起吃饭一样安静得让人压抑。

午饭后，母亲换了套外出的衣服，我猜是又为父亲的事找人去了。我收拾了碗筷，洗了手，像往日一般睡了个午觉。醒来后，整理一下要带去日本的衣服，正要往行李箱里放，却发现箱子里面放着那张全家福的照片，虽然隔着外面包裹的塑料气泡膜，但我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我们家唯一一张全家福，那还是我5岁那年拍的，此后家里合影照片要么是我和母亲，要么是母亲和父亲。之前这张照片一直摆在父母卧室的电视机柜上，如今却在我的行李箱里，毫无疑问是母亲放进去的。

我盯着照片仔细看了下那个熟悉的曾经令我恐惧如今让我羞耻的男人，内心竟有一种莫名的难受。半晌后，想起母亲叫我下午和外婆打个电话便拨通了老人家的号码。

“浅川，听你妈说那边开学早，你怕来不及。否则你应该不会那么急走的吧？”外婆在电话那头说道。

我知道母亲帮我在外婆面前撒了谎，但还是“嗯”地回应了下。

“到那边好好读书，以后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啊。”我不作